

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 名词使用审定初论*

黄晓蕾

【提要】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的翻译介绍是晚清以降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由清末民初的日语借词、译名大讨论至民国中期的几部术语辞典,再至民国后期的国立编译馆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的使用审定对现代中国文化传播和现代汉语语言功能均具有深远影响。民国前期,日语借词和译名讨论吸引众多知识分子关注和参与,在催生和启蒙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时,促使学术界对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翻译使用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一定的共识;中期之后,教科书、术语辞典和各类译著在这些共识基础上于实践层面展开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的传播和普及,逐渐形成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强常识性、弱规范性的使用模式;民国后期,国立编译馆最终形成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与自然科学名词在官方术语规范层面的合流。

【关键词】民国时期 人文社会科学名词 日语借词 国立编译馆

【中图分类号】C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5)01-0140-05

一、清末民初的日语 借词和译名讨论

清廷将倾,中国面临几千年来之大变革,社会政治状况剧变,社会语言生活随之剧变。伴随戊戌失败、留日狂潮而出现的日本留学生、日文译著以及日语借词,迅速填补动荡之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空间以满足时人日益增长的人文社会科学需求,日语借词以及随之而来的译名大讨论成为这一时期语言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清末最后几年,多部介绍日本新名词的百科(专科)辞典和专名辞典问世,如《新尔雅》^①、《外国人名地名辞典》^②、《东中大辞典》^③

和《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④等,或译或编的各类日本新名词辞典迅速填补清末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空白,极大满足时人的人文社会科学渴求。民国初立,新式教育、报纸杂志以及辞典、百科全书等经过清末十年间的发展已具雏形,大

*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语言政策史”(项目编号:12CYY017)资助。

① 汪荣宝:《新尔雅》,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

② 坂本健一著:《外国人名地名辞典》,卢宗岳编译,新学会社1904年版。

③ 戢翼攀:《东中大辞典》,作新社1908年版。

④ 田边庆弥原著:《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王我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

量日译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在报纸杂志、教科书、专业辞典以及百科全书等各种民间出版物中获得了使用和普及。与自然科学名词自洋务以来循序渐进、自成体系的发展模式不同，清末民初日译新名词涌入中国时，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几为空白，且需求膨胀，时人对于日译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的使用和传播是在一种不加选择、草率急就的状态下进行的，由此导致了一种迅速而混乱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使用传播模式。

大量民间出版物在带来科学名词普及的同时也带来科学名词的混乱，民国初年关于译名的大讨论因此产生。关于译名的讨论自晚清即引起以傅兰雅为代表译者的注意，至清末时期讨论日益增多，较有影响的有严复、^①梁启超、^②蔡元培^③和王国维^④等。1910年，章士钊以“民质”为笔名在梁启超创办的《国风报》^⑤上发表《论翻译名义》，针对译名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义译和音译问题展开分析，并倾向于后者，1910年、1912年间章氏引发了《国风报》、《民立报》关于译名的系列文章，讨论的中心是音译、义译的利弊以及各自的适应范围。1912年，章士钊离开《民立报》自创《独立周报》，译名大讨论亦转向《独立周报》，在第一轮关于音译、义译利弊讨论的基础上，《独立周报》1912年的几篇文章将讨论的重心转向译名分歧的原因和统一的办法及意义，这一点对于民国早期缺乏官方参与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使用传播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民国中期的几部术语辞典

专有名词统一是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统一的前提，有关专有名词音译的理论问题在民初译名讨论中已基本解决，1924年出版的《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表》^⑥和《中外地名辞典》^⑦则在实践层面完成了专有名词中地名人名的制订和统一。《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表》面对地名人名的淆乱现状提出专名翻译的四条原则，^⑧并在《外国人名地名表》之外附录《汉文索引》、《西文译音总表》和《英语各字典音符对照表》，总结了清末民初以来专有名词翻译使用的各种经验和理论，以民间出版的方式对近代以来专

有名词的使用进行了审定和统一，为此后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的普及和统一提供了前提条件。该表序言称：“外国人名地名，向无一定译法，淆乱之弊，与日俱增，学者苦之。本书目的，在补救斯弊；换言之，即谋译名之统一，使学者稍节时力而已”。至30年代末，专有名词已由外国地名人名扩展至现代社会各类专有名词，如世界大事年表、世界全图、世界国旗、中外度量衡、各国币制等。《中华百科辞典》^⑨以收集各科名词术语为主，尤于书末附有多种图表，如中国历代纪元、世界大事年表、中国省市区县名表、中国商埠表、中国全图、世界全图、世界各国国旗、中国历代纪元表、中国县名表、世界各国国名及都城表、世界纪念日表、化学原质表、中外度量衡比较表、世界各国币制表、中西名词对照表（普通名词、人名）等，极为当时辞典界看重。

哲学历来是人文科学的中坚，现代哲学名词的发生、发育对于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碰撞日趋激烈，中西哲学研究风潮亦日益繁盛，哲学领域的译名问题尤为方家关注，其中几个关键词的讨论直接引发了清末民初人文社会科学

- ① 严复所创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以及所提“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为清末一时之选，颇为当时知识分子看重，但其“古奥渊雅”的思想意识和语言追求却逐渐为急切寻求人文社会科学普及传播的社会现状所不容。
- ② 维新派政治失意之后，力主在文化上有所作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开始大量介绍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日语借词形式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词是重要内容之一，自然也在传播之列。
- ③ 蔡元培：《译学》，《蔡元培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155页。
- ④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1905年第4期。
- ⑤ 《国风报》1910年第29期。
- ⑥ 何崧龄等：《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表》，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 ⑦ 丁簪鑫：《中外地名辞典》，中华书局1924年版。
- ⑧ “一、译名已通行者，从通行。二、通行程度相若，则择其译音较贴切者。三、前人已有数译，均未通行，而译音又皆不贴切者，改照一定标准译之。四、前人未译之专名，及此后新发生之专名，均照一定标准译之。”参见何崧龄等：《标准汉译外国人名地名表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2页。
- ⑨ 舒新城：《中华百科辞典》，中华书局1930年版。

领域的译名大论争，自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至章士钊、陈独秀、钱玄同等当世俊杰均有参与，尽管如此，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思维模式的西洋哲学名词的汉文翻译却由于触及两种不同文化的精神底层，在清末民初始终莫衷一是，没有定论。至20年代中期，西方哲学传播渐具规模，严译词、日译词之争也尘埃落定，西方哲学名词在争论中不断被使用和普及，通用译名逐渐增多并开始固化，但是一名多译的现象仍然存在，樊炳清的《哲学辞典》于此时应运而生。《哲学辞典》以“罗列哲学的术语之主要者，而解释其大义”为主要内容，以“供一般读者及研究哲学者参考之用”为主要目的，^①由蔡元培和唐钺分别做序。20年代中期，伴随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向一般民众普及，哲学名词作为专门名词开始向一般名词渗透，“虽然他的这部书并不是一部极丰富极广博的哲学辞典，但在册子这样大的书的范围内，是一部普通适用的书，是一个难得的来得凑巧的贡献”。^②

三、民国后期国立编译馆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审定工作

1920年代术语辞典的出版和使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在传播和普及层面的发展情况，至南京国民政府国立编译馆成立（1932年）的最初几年，其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仍以外国书籍的翻译为主，“就过去二三年来之情形而言，自然组之编译工作，一向重在科学名词之统一方面，人文组则重在外国书籍之翻译。”^③30年代中期，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官方层面的审定和统一终于被提上国立编译馆的工作日程。1935年初，国立编译馆人文组开始考虑社会科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惟自本年度起，人文组在社会科学方面，亦渐致力于名词之统一，诚以正名一端，实为编译任何科学书籍之基本工作也”，^④近代以来的自然、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各有传统、各呈体系的局面此时终于破冰。

自清末戊戌变法以来，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和哲学即是新学传播的先头兵，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均有参与

并各有所持，经历了20世纪前30年的学校教育和社会传播，至30年代中期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和哲学名词的统一已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中最为迫切且最具条件的部分。1935年，国立编译馆政治学名词卡片搜集工作完成，共得名词1900余条，经济学名词也开始搜集材料。1936年，国立编译馆教育学名词的卡片搜集工作就绪，并向教育专家发出调查表。至1937年，国立编译馆人文科学名词的审定积极开展，渐具规模，“惟以正名一端，为翻译科学书籍之基本工作，故本馆决自本年起积极着手编订人文方面各科名词，为征求各方学者意见起见，月前曾派专任编译汪少伦先生赴平津武汉等地接洽，各方表示人文科学译名有从速统一之要，对于本馆编订名词者：有哲学名词社会学名词由专任编译兼代人文组主任汪少伦先生担任，经济学名词由专任编译沈章甫先生担任，政治学名词由专任编译王世富先生担任，教育学名词由编译赵演先生担任，地理学名词由编译周祖豫先生担任云。”^⑤1938年底，社会学名词初稿完成已经送审，哲学名词初稿完成准备送审，教育学名词、政治学名词、普通经济学名词和会计学名词初稿则正在编订中。

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在上述几类人文社会学科名词渐次完成的基础上，国立编译馆开始了音乐、艺术、体育、语文、法理、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名词的编订和统一。1939年1月，国立编译馆开始音乐名词和法律名词的编订工作，6月，教育学名词、政治学名词和经济学名词初稿完成准备送审，7月，法理学名词已着手编订并编辑名词七千余则。至40年代中期，虽历经战争影响，国立编译馆仍苦心经营、勉力维持，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和哲学等，

① 樊炳清：《哲学辞典 例言》，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页。

② 同上，《序二》，第2页。

③ 《本馆编译工作之近况》，《国立编译馆馆刊》1935年第1期。

④ 同上。

⑤ 《人文科学名词工作近闻》，《国立编译馆馆刊》1937年第25期。

均有成绩。1946年，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的审定状况如下表所示（加※者为已经完成初稿）：

已公布	编订已完成正在审查中	正在编订中
社会学名词 (一八一八则)	哲学名词 (二五一七则)	※语文名词 (语法部分)
经济学名词 (三六二五则)	政治学(国际关系 部分)(三四七四则)	※语文名词 (修辞学部分)
教育学名词 (二零九三则)	政治学名词(政府与 行政部分)(二三三二则)	※法律名词
统计学名词 (九二四则)	政治学名词(政治思想 部分)(一四五四则)	人类学名词
	财政学名词(二一二七则)	边疆地名
	会计学名词(三四八八则)	外国地名
	国际贸易名词(二九二八则)	外国人名
	货币及银行学名词 (六五一二则)	历史名词
		音乐名词
		艺术名词
		体育名词

四、民国时期自然科学名词和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使用审定过程比较

作为大变革、大动荡时代的科学文化产物，民国时期的科学名词在体制、内容等多个层面均有值得深思之处，其中科学名词的两大基本类型——自然科学名词和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在民国时期的使用审定过程（该过程传播路径迥异、最终归宿趋同），是民国时期科学名词工作中一个极具特点且耐人寻味的问题。

其一，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分别引发的两类名词译介传统。

晚清的洋务运动引发了清廷和传教士机构主持的、以自然科学名词为主导的使用和审定，对现代中国自然科学产生至深影响，开启了国家（官方）主持自然科学名词的传统，民国时期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由医学名词审查会至科学名词审查会最终至国立编译馆，由传教士至民国政府、由权威组织至官方机构，循序渐进，自成体系。清末的戊戌变法引发了知识精英倡导并渗透社会多个层面的、以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为主导的普及和统一，是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标志性事件，

民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使用由知识精英的译名讨论至学校教育、民间出版，由个人至社会、由学术至普及，众说纷纭，论出多门。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得失成败姑且不论，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价值判断却是晚清民国各个统治阶面对西方新学的基本态度之一。在该种价值判断之下，现代自然科学作为形而下、实用主义“西学”自然顺理成章地为不同时期各个统治阶层所接受，而这也是洋务运动所开启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始终为官方支持（或主持）的原因所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作为形而上、政治思想“西学”在不能为各个时期统治阶层主动接受的情况下，只能转而在知识分子、学校教育以及民间出版等寻找普及和传播途径，由其引发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审定也就多停留于民间的讨论与普及层面，难以进入当时的官方体系。

其二，名词审查会与译名大讨论分别形成的两类名词传播模式。

晚清的统治阶层和知识精英上层认为近代中国被西方乃至日本所侵的原因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因此从洋务运动开始便利用传教士等外来人员逐步介绍西学、翻译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科学名词工作从最初便具有了某种官方血统。至民国时期，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本土自然科学家逐渐进入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并占据主流，并主动寻求民国政府的支持，由于官方机构自始至终地关注及其所选择知识精英（西方的和中国的）的主持，自然科学名词在其翻译和审定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权威性或准官方性的组织——名词审查会，并通过该组织持续审定和公布各类自然科学名词，因此这些自然科学名词一经公布即具有官方的权威性和规范性。相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名词翻译审定循序渐进、自成体系的制度和成果，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在清末民国前期经历的则是一个众说纷纭、语出多门的民间启蒙与传播。见弃于清末统治阶层的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尤其是日译名词），于译介之初即来自知识分子自发地翻译和传播，至民国初期，大量日译人文社会科学名词依然没有得到当政者的积极支持。另一方面，由于民国时期文化思潮激进、知识分子活跃，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在文化界、教育界及

民间层面获得极大关注,引发了一系列译名讨论,吸引众多知识分子关注和参与,在催生和启蒙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同时,译名讨论就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翻译和使用等基本理论问题逐渐获得一定的共识,此后的教科书、术语辞典和各类译著则在这些共识基础上于实践层面展开了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的普及和传播,逐渐形成了民国前期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强常识性、弱规范性的使用模式。

其三,两类名词的语言功能比较。

民国时期,自然科学名词在国家层面的审定统一成就斐然,彪炳史册,但在社会层面的推广普及相对欠缺,一般民众自然科学常识相对缺乏,从而导致自然科学术语向现代汉语词汇的渗透转化落后于社会语言生活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汉语在自然科学技术层面的表达功能。人文社会科学名词在民间层面传播普及甚广,但是由于缺乏官方(国家)层面的审定和统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新名词形式的常识层面,学术层面的官方审定统一直至30年代中期方得破冰,

这之前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术语混乱,概念不清,从而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的进步与发展。同时,由于现代科学两大基本领域的名词在较长时间内,泾渭分明,各有分野,缺乏学术层面、官方层面的沟通交流和协调统一,从而在语言功能层面导致了现代科学新概念、新思想的学术表达缺乏传统汉语的音韵和谐与视觉美感,致使自然科学领域的语言表述时有生硬直白、简单粗糙之感,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表述则时有言之无物、莫名其妙之感。

时至今日,西方科技文化对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的冲击依然持续,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更加频繁,新名词和科学术语依然不断地产生出现,如何理性地面对这一重要社会语言现状,才能避免现代汉语优美传统性和精确现代性的双重损失,恐怕依然是当代中国语言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The Use and Confirmation of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Nou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uang Xiaolei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science nouns are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eastward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scie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rom Japanese loanwords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translated terms to several terminological dictionaries, and to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nouns of the Stated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the transl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noun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he linguistic functions in modern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Japanese loanwords and the discussion of the translated nouns attracted many intellectuals' attention and participation. Whilst enlightening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of modern China, it grew some degrees of consensus about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nou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the middle period, textbooks, terminological dictionaries and translation works began to spread and popularize nouns in practical level, and it built up a special usage pattern which was strong in common sense, and weak in normative.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Stated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ed to the interflow of the natural science and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nouns.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nouns; Japanese loanwords; the Stated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